帶經堂集

帶經堂集卷七十九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續文七 傳

孫文定公傳

公孫氏諱廷銓字道相別字沚亭青州益都人世居顏神鎮曾祖考延壽祖考震考元昌三世皆有一行曾祖考祖考俱　皇贈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考封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封公有丈夫子四公長也公少具夙慧讀書有神解長而博極羣書中明崇禎十二年鄉試明年舉禮部賜同進士出身釋

褐知大名之魏縣一年調撫寧改監紀推官尋以
世亂歸鄉里順治二年薦授河間府推官分司天
津未幾內擢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封文選三年
典陝西鄉試進考功文選二司郎中公之在吏部
也清白著聞時故相國溧陽陳公爲尚書嘗云吾
吏部皆一時之選以語大器其惟選司二君乎謂
公及曲沃文清衞公也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
館八年　世祖皇帝親政遣廷臣祭告五嶽四瀆
帝王陵寢公奉　命往祭南鎮禹陵南海道加太
僕寺卿管左通政十年元旦　賜宴朝堂　世祖

獨目屬公　天語詢姓名里居甚悉其年二月超
拜户部左侍郎明年請告歸省還　朝改兵部尋
遷吏部會廷推大司馬至再特傳　上諭曰中樞
重任宜慎簡畀孫某可兵部尚書公疏辭不允乃
就職在本兵僅半載軍政肅然提鎮大帥私謁不
及門轉户部尚書公之佐户部也每謂歲會無總
録無以劑贏絀之宜至是殫慮綜理俾錢穀舊隸
諸部者各還所司條貫釐然歲會之成自此始典
計二載政尚清簡務持大體其始也晨入晡出比
其去也日坐堂皇數刻而已曲沃公以吏部尚書

大拜廷議推公爲代　特旨加太子太保疏辭不
允初曲沃公以清望入相　上難其代時論以爲
非公不可至是果然公在吏部久諳習故事既爲
尚書益爲　朝廷惜人才愼名器疏淹滯杜僥倖
恒曰　聖主在上人臣奉法守職而已安所行度
外事今之吏部服膺虛公兩言足矣加少保十六
年海寇入犯江南　世祖下詔親征公率九卿上
疏諫其略曰古創業之君亦或躬履戎行然必其
時大勢未定強敵尚存非親援枹鼓不足以作將
帥三軍之氣若夫大業已成強敵已殲即有餘孽

蹕梁不過偏師小隊折箠而笞之未有以萬乘之
尊輒爲微釁小醜而動者也且　大駕旣出若扈
蹕威儀太從簡損則不足以肅觀瞻嚴警衛若張
皇六師備陳羽騎則舟車之需輸輓之煩在所不
免況江海之間風濤不測兼以水土未習霧露不
時上之繫　皇太后惓惓顧愛之心下之懸億萬
臣民京師根本之慮其與一隅未靖孰爲重輕不
可不察也　世祖嘉納之會江南大捷遂輟行公
掌銓六年恪守舊章吏不敢上下其手事有未便
則條上更張之期于盡善如請寬有司考成請議

監司久任請復學道陞補條議川湖廣西雲貴委
署官陞遷之例皆切中時弊多見施行嘗語同列
曰吾輩臨事勿徒爲一司計也其通格之關于諸
司者當并計之勿徒爲一時計也其利害之隱伏
于天下者當幷計之公之老成謀國皆此類也十
八年正月　世祖升遐公位冢宰持大議定國是
廷議侃侃無所鯁避輔政大臣不悅公弗顧也時
二十七日　國制巳滿　梓宮移景山　兩宮顯
號尚未舉行公宣言于朝曰　新主即位旬日矣
皇太后當改稱　太皇太后　佟妃當尊稱　皇

太后兩宮徽號迄今未議何以昭示天下於是率九卿上請舉大禮疏繼廷議　大行皇帝謚號衆相顧未發公首曰　先皇龍興中土混一六合功業崇高同于開創宜謚爲　世祖高皇帝衆皆和之而輔政大臣鰲拜獨不可遂定謚　章皇帝公言雖未用物論歸焉頃之請急歸省　上命曲沃公以閣臣出掌部事而虛左以待公康熙元年還朝二年五月拜内秘書院大學士與同列髙陽李公及曲沃公同心夾輔三年曲沃公休沐歸未幾公亦予告蓋居政府僅一載而公病矣公之歸也

年始踰五十兩親皆善飯無恙踰年丁尚書公艱日定省太夫人側猶孺子也所居在山中卻掃謝賓客焚香掃地晏坐著書平生精琴理得意忘言在絃指之外撰顏山雜記四卷漢史億二卷歸厚録十八卷自訂詩文集各一卷琴譜指法一卷其南征紀略二卷則奉使祭告時作也晚著春秋鳩考未成書以屬次子寶侗十三年九月以疾薨于里第公之未病也有鳥自南而北千百其羣皆墮于鎮城内外未幾公薨公少嗜讀書爲文從政一本經術行已事上一本恭敬至于潔廉之操始終

一致故受　世祖特達之知屢有才德兼備端慎
練勤之褒自吏部郎洊歷九卿入枋大政而家無
餘財與曲沃公同時清望相埒無所軒輊云公歿
時年止六十有二子二人寶仍官光祿寺署正寶
侗有才名未仕卒孫七人嗣端今官都察院經歷
續端翰林院待詔續厚續勤嗣忠續廉續慎曾孫
六人維謙維謨維謹維諫維諶維誠
論曰文定公可謂名相矣昔先正于文定公嘗論
大臣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公于德望清望可謂
兼之固不欲屑屑以才著而言才相者卒無以加

焉公著史論有云所謂大臣者善功不伐善諫不名丙魏是也嗚呼可以知公志矣

誥贈大理寺卿李公家傳

贈大廷尉李公諱雍熙字淦秋濟南長山人也祖

皇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父　贈懷遠將軍有丈夫子三公其長也少修儒術與從兄大司寇公化熙同研席性顧任俠常慕魯仲連朱家劇孟之爲人好排難解紛趨人之急甚巳之私平居不問家人生產而爲窮窘者所委命千里誦義焉事父母至孝父喪致車數百兩婦翁大司馬史公歎曰

吾壻素不問家人產乃能當大事如此值寇亂以
身衛母匱不去中歲絕意進取長齋繡佛鐫爲善
去惡四言于牙牌出入佩之公善行不可殫紀尤
自惇睦始弟明熙官濟南都司僉書將移家別墅
公分宅與之不忍離析弟延熙遺孤貞之方在襁
褓公爲置田園撫之成立女則盛奩具嫁之撫從
弟時熙遺孤亦如之族弟以先壟宰木求售給直
而返其券族人某與其兄弟爭產公出私錢別置
腴田如其所爭之數而歸之爭遂息石某者內兄
弟也周其貧乏終身無倦史司馬之子錦衣柱鼎

革後家中落依公以居養生送死一仰于公其弟槪二子克咸克敬皆撫之成立所以卵翼司馬之後者無弗至也其惸睦皆此類又劉甲三喪未舉來鬻田陳丙以漕累來請鬻宅皆返其田宅而佽助之他如贖吳士洪張文學之女贖王賜恩之妻捐金爲吉蔭江楊六娶婦鰥寡無告則收養終其身如諸生胡獻捷房氏張氏王氏輩凡十餘人族人李桂鄉人王堯臣以反目逐妻反復曉譬俾好合如初周村鎮百貨所集官胥倚以爲利公代覓斗夫秤夫又爲代納牙行課稅市以不擾商旅如

歸焉又于鎭之南北兩坊設義學歌詩習禮有鄒魯之風設義倉擇耆老司出納凶歲予賑平糶全活甚衆里中諸役倡爲催覓如漕糧小麥等水脚之費視他里減三之二里人于正供外不損毛髮又施田一區作義塚以葬死而無歸者凡公之爲德于鄉未易件繫而臚陳之略其灼然耳目者如此居嘗訓子孫曰汝曹讀書當以聖賢爲師吾不願汝爲貴人願汝爲善人足矣吾少好任俠汝曹不須效也性節儉衣大布之衣三十餘年不改其舊晩年篤好内典手寫金剛法華觀世音諸經著

孝行庸言如干卷康熙戊申五月二十二日卒得年六十有七子男一人毓之歿後十餘年而孫斯義斯讓曾孫可寀先後中甲乙科公以斯義官大理寺卿贈如其官

毓之字喆生性方正寡言笑燕居匡坐子姓侍側儼若朝典法言法服不以冥冥惰行人敬憚之爲諸生數以文藝壓其儕偶數奇不遇教諸子甚嚴斯仁斯義斯禮斯讓皆名士斯義斯讓相繼登甲乙科公之教也康熙壬子遘疾少間著警心録十二卷又十年壬戌正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六初

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再贈文林郎掌京畿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累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

舊史氏曰書不云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作述之道無上下一也公父子繼起孳孳爲善世濟厥美其爲塈茨丹雘也至矣再世而子姓皆以文行科第顯致位上卿　恩綸重賁詎偶然哉庸著之以爲爲善者勸

明興安州知州復濱金公傳

公金氏諱之純字健之别字復濱楚廣濟人父楚

濱先生諱鼎赤隱居教授有二男子以長之鈇治
穮蔉之事而授經于公公兄弟孝友故得肆力于
學爲名士中萬曆乙卯舉人四上公車不第署醴
陵縣學諭再補淅川考最不次擢知興安州公之
知興安也流寇方橫秦豫間而所治當梁洋均房
要害一旦寇傅城急攻公帯劍登陴慷慨與家人
訣誓與城存亡夜半忽大雨漢江漲濠水驟添數
尺賊遽舍去已而歲四薄城城中糧且盡公間道
遣蠟丸書請救于遊擊將軍唐通通援至公夜半
縋城與之合斫賊營柵殲其渠圍乃大解於是恤

死戰者還俘略者歲祲疫作給醫藥設粥糜死喪
者官爲殯之民皆感泣御史以功狀上聞朝議將
以公知漢中府而公積勞遘疾卒與安民咸奔走
如喪其私親公卒歲餘賊復至城中人彷彿見公
絳衣大冠立埤堄間謂金公死不忘與安也相與
廟祀之勿絶公内行醇備篤于友誼兄殁撫其子
女婚嫁如已出叔父有孤孫鞠育之養孀姑終其
身而周旋御史吴公裕中廷杖一事死生患難之
際尤爲人之所難方天啓甲子乙丑以後逆璫虐
焰不可嚮邇而應山楊公二十四大罪之疏上璫

切齒于楚人吳公者亦江夏人也疏劾次輔丁紹軾語侵璫璫怒甚矯旨杖百死杖下親戚故舊皆竄匿尸暴衢中公毅然臨其喪返其匶三千里外義不反顧時人以爲郭亮董班之義無以逾公也妻李宜人有節操明于大義當輿安之圍公將乘城與宜人訣宜人指後圃古井曰公毋内顧吾得死所矣必不辱公既間關歸喪于楚歲時懸公遺像堂中率二子哭奠田不盈百畝茅屋數椽與兄子二人共之遵公志也教子如嚴君次德嘉壬戌冠南宮入翰林以文行知名每言及宜人毋教輒

流涕公歿時年僅四十一

論曰公守興安艱虞百折卒全危城于百萬虎狼之口可謂難矣使公勿死而守漢中漢中必全然大厦既傾公即不死疾必死縊死社稷死漢中與死興安等耳當逆璫時公不負其友幾陷黨人之禍豈任封疆當巨寇而忍負吾君哉公爲孝廉嘗寫宋名臣言行錄類分之爲自警編一書宜其大節卓犖如此矣

吳順恪六奇別傳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

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闤市中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曰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醅坐而對飲查已茗艼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夏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查奇其言爲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盡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爲汚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

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爲觀察以擕蒲故遂爲窶人既歸粤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粤邏者執六奇六奇曰請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劄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記憶前事一旦有粤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粤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𥲤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

擬于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
敘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
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
止一載裝累巨萬將歸復以三千金爲壽錦綺珠
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貲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與
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抗疏爲之奏辯獲免于難
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峰高
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
載致吳中矣今石尚存查氏之家六奇後卒官贈
少師兼太子太師謚順恪

汪光翰傳

汪光翰字文御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禎末景陵胡恒官川南巡道駐節邛州光翰爲幕客逆賊陷成都分兵狥邛恒命光翰出調兵犇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剺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間關彝猓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粟十金

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稍羸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一不倦朱教子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于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義者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士驊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入蜀遊峨眉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時有李

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之又馬京及弟亭黎州宣慰司土官與賊相持兩載兵敗死楊之明硐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倡義討賊戰死

明經張先生傳

先生張氏諱紱孔繡字也世濟南淄川人曾大父松石公敬萬曆丁丑進士官止禮部主事大父憲松公至發萬曆辛丑進士崇禎中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父泰象明經先生生而志節慷慨負意氣俶儻自喜少侍少保于京師凡朝章國

故前言往行及一時鉅人長德皆及見聞而心識之少保以首輔引疾歸再與宜興江夏同召力辭不赴未幾薨尋值甲申之變先生以冢孫佐世父孝廉支拄戎馬患難之閒甚力以雋異拔入國學順治丁亥高苑賊謝千夜襲淄川據之置僞官屬先生自晦于酒人佯狂以免而從叔泰瑞罵賊死尸諸市無敢殮者先生毅然曰死生命也吾忍負吾家烈丈夫哉具襚衣尸衾往殮之賊亦不怒也王師旣滅賊有裨將掠薦紳子女數十人入軍營先生故與監軍相識挺身往說之立脫係累其慷

慨好義率如此縣有巨憝撣人而食其稔惡乃甚
于賊故家無得免者以事螫先生家先生季父跳
而走京師先生與弟綿就逮慨然曰奴輩利吾財
耳詎知清白吏子孫固不名一錢耶弟畏獄吏如
虎日夜泣先生飲酒賦詩不輟顧笑曰汝即善哭
如申胥誰憐汝者勿徒亂人意久之事解歸拜母
堂下曰兒不以釋纍因爲喜喜有以慰吾母耳先
生故豪邁不問家人生產又數罹兵燹患難家益
落里居無憀輒好遊遊亦輒困嘗一入剡中一至
雲間留五狼最久西放于鄂岳湖湘所至窮其山

水之奥與其賢豪者游興盡而返更自得也歸益好飲酒酒酣輒呼羯鼓作漁陽摻撾淋漓悲壯四座爲之改容昔人以銅丸撾鼓又云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一技之末其精詣如此先生殆亦有所託而逃焉以鳴其中之不平者耶先生雖自晦于酒人然與羣從晏談必舉祖宗功德遺事及前言往行以相勸勉聞者悚聽工書法尤精篆隸常自篆五岳眞形圖人藏弆之酒餘好爲詩予在廣陵常爲刻詩數十篇所著南游小咏西征游記適吳筆略楚游記略多未刻自著栗公年譜淄城遇

變記蒙難記及詩文全集皆藏于家子五人篤慶錫慶履慶增慶餘慶篤慶詩古文最知名先生卒年七十九

舊史氏曰古人意氣所寄如禰衡之鼓嵇康之鍛阮孚之屐桓伊之箏笛謝尚之琵琶柳世隆之馬矟皆有所託而逃焉者也先生之自晦于酒與羯鼓亦其類歟予故著其嶔崎歷落之槩將與後之尚論者共見之

孫先生傳

先生姓孫氏諱犖字子皇別字秀峰楚華容人也

華容之孫自進賢從沱西公榮而下代有聞人沱
西知信陽與何仲默先生友命子石磯公繼芳學
焉石磯公以進士歷官雲南提學副使在郎署常
疏救王肅敏廷相劉莊襄天和武庫郎陸震死諫
經紀其喪霍韜疏請追尊興獻王約同舍署名公
力拒之卓然爲正嘉名臣所與遊則崔仲鳧邊庭
實王伯安楊用脩諸公也子玉山令宗洞庭漁人
宜宜詩名最著王元美所謂華容孫宜得杜肉是
也宜子斯億號雲夢山人以布衣游元美兄弟皇
甫子循陳玉叔徐子與吳名卿諸公間先生祖曰

斯代嗣玉山公子相侯是生先生先生席累世華膴性慷慨好行其德初從事帖括不見收退居東山族黨有婚嫁死葬而力弗贍者皆賴焉里有爭訟往往不願詣公庭得先生一言決其枉直率折服而去獄訟爲之衰止以康熙四十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子三人祐岐丁卯舉人知歷城縣次祐禹祐商余昔從先正劉忠宣公之文而知沱西之父柳塘居士又從大復而知沱西石磯兩公又從弇州少華三石而知洞庭雲夢父子古所稱七葉雕龍人人有集惟華容孫氏足以當之祐岐令歷

下有志爲古循吏余適歸田里以先生行狀來謁余文余不敏雖遠愧忠宣大復弇州諸公然不可以牢辭故爲之傳

舊史氏曰世家之說盛于南北朝唐尤重之至有岡頭瀘底土門滎陽四姓之號後益以鈒鏤王氏非此族也不通婚姻世家如是鄙哉若夫弘農楊氏之清節陳郡袁氏之忠義江左王謝之風流文采斯可以爲世家矣吾觀華容孫氏何以異此先生雖不以文章名而躬行無忝先人春華秋實夫亦各有當也處給諌中丞之間庶無愧哉

王璵似傳

王璵似字魯珍益都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寧太守玉生歸次鳳翔橫水鎮西迷失道時方五月暍甚遥見山麓屋宇隱隱出林表策馬赴之可五六里至則古木參天藤蔓糾結漸入陰翳不見曦景蝟伏鼠竄棲鶻磔磔驚起叢薄間心悸欲返更誤入敗垣北得一亭蒿藜没徑闃無人跡繫馬堦楹轉入東北隅有堂巍然堂後素壁上題詩滅没不完有句云殘魂摇遠夢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斷織韓香事千載銜寃泣月明方吟諷然疑之頃

忽墻下窸窣有聲一巨蛇出草間拔刃逐之乃引至別院一室類祠廟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衣冠甚古東西正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牀几不敢近稍以刃穴壞牖土石視之天光穿漏則一敗柩耳睇其中豐鬢纖足女子也雖衣花成土而依稀可辨胸壓匕首剪刀出左脇憶壁間詩云云其殆以此以土覆其身而出比紆迴出林木日已將夕僕馬方徬徨道左乃覓路東行恍忽見一女子拊心行馬前既而形隨目矚化身百千萬億投逆旅倦而假寐夢女子云荷君厚意後十三年再得

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後魏鄭刺史祠也闖寇已來久爲豺虎之窟欲焚之而未果也然十三年後竟無所遇王生子門人自述如此

梁九傳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　太和殿有老工師梁九者董匠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　本朝初年大内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獻于尚書所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踰數尺許而四阿重室規模悉具殆絶技也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萬曆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

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遂隷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予因歎夫一技之必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矧道德文章之大者乎柳子厚作梓人傳謂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搆大厦無進退焉殆類是歟乃爲之傳

帶經堂集卷七十九

帶經堂集卷八十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續文八 傳

范先生傳

濟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曰范先生諱明徵字仲亮別字雪厓其先玉田人元至正間始祖好禮自玉田徙霑化祖某貢士判瀘州父某諸生先生少慕古學不屑章句九歲通左氏內外傳以古文大家爲制舉之文于是清河南北無不知范仲亮者既屢躓塲屋發憤聚書數千卷州次部居甲乙鉤

貫于六經三史尤致意焉凡漢唐諸儒注疏以逮宋儒濂雒關閩之說由博返約慎所持擇折衷諸家之論而一以大公爲斷康熙已未開史局秉筆者率齮齕陽明且波及象山之學術目爲異端其始倡于一二人既而衆喙附和膠牢不可解先生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略曰或問于范子曰人謂陽明之學異端陸象山之流象山可謂異端乎范子曰象山烏可謂異端也異端者非聖賢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古之楊墨今之釋老是也象山固學爲聖賢而宗法孔孟者也焉有學爲聖賢宗法孔

孟而可謂之異端哉象山葢異于考亭非異于孔
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其所
從入之途異而適燕則一也曰象山專主尊德性
而略問學于不事是蹊于禪者也豈聖賢之旨乎
曰此非象山之意也使尊德性而舍問學之道亦
非所以尊德性矣自禪宗有不立文字之說而曹
溪之書遂滿天下有謂不必識字而可明心見性
者今謂象山爲不識一字也可乎試觀象山集所
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
固以道問學爲事者而言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

不尊德性乎兩家之學既立各有弟子角持其師說爭勝不已今性理所録多考亭門人所述非盡考亭本旨也伊川之易傳說書考亭不從者什且五六亦可謂其別爲一端乎陽明之是象山也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自得于心而成其爲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于後世安在其異於孔孟而謂之爲禪耶曰象山謂告子亦有高處此象山自爲告子之學已異于孟子矣曰此未足爲象山病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是言告子之勇辨不察未嘗以告

子爲楊爲墨也湍水杞柳應口而斥至其言生之謂性孟子不遽斥之者以此語未大失也失在于猶白之謂白耳白之謂白猶未大失也失在于等雪與玉羽而一之則誣矣使謂犬牛與人各有所生之性亦復奚失哉孟子不云形色天性乎象山所以高告子者以爲非孟子不能折之陽明謂告子毫釐之差亦以爲非孟子不能辨之也明其毫釐之差以著其千里之謬皆于其原本折之不爲隨影之吠也今謂象山陽明皆爲告子之學則兩先生所以辨告子者各自有說不具論而胡敬齋

考亭之孝子也謂告子亦自認為聖門全體之學但先著性體之見云云遂内外兩截而本原失矣其論猶之陽明也兩先生讀孟子之書而學告子之學雖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兩先生為之乎孟子所以闢異端等于禽獸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為世道人心之患者果象山為之乎陽明為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骨肆尨舌之狂吠恐亦非考亭所樂聞也會峴山徐學士元文被　命為監修官先生遺之書論于忠肅復辟事及張江陵之相業言多超越常論又

著孔子王號辨一篇力詆吴沉張璁之非予爲祭酒有請正至聖祀典一疏先生見之欣然有合因千里寄示文多不具載先生事親至孝葬祭皆準古禮又立宗法修譜牒排難解紛鄉人化之有不善惟懼先生知也故相國文襄李公之芳詹事李公呈祥叅政杜公溇與先生交最善如王文正寇忠愍之于魏野而不佞士禎亦忝縞紵之雅故先生遺命以傳屬予先生卒年八十所著有天文圖文廟崇祀考雪厓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一汝恕孫二姓孖孖有文足世其家

舊史氏曰先生辨學術則通朱陸之郵論史事則本春秋之義摘齊黃之失正張桂之罪訟居正之功皆不屑隨聲附和以取世資可謂特立者矣因摭其大者著于篇

王延喆小傳

明尚寶少卿王延喆文恪公鏊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產延喆少以椒房出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槧史記求粥者索價三百金延喆紿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畢工其人

如期至索直故紿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眞
贗持去旣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書
豈誤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
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
且爲君書幻千億化身矣任君取攜去其人大喜
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又有
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狀如生索直百金延
喆謂蛛果生耶曰然然則碎而視之果爾即償百
金否則一錢不直手碎之果有生蛛自內躍出行
几上數巡見風化爲水乃立以百金償之其豪快

如此

李公正華傳

李正華河間獻人以明經爲令累官知松江府潔廉爲江左第一順治末東萊李御史森先巡按下江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吴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

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中復又製一衣獻之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爲行李之費旣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渭南南禮部廷銓官河間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正華巳歿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武風子傳

武風子雲南之武定人名恬或言其先軍衛官也嘗行乞市中或寄宿僧寺狀若清狂不慧特有巧思能於竹箸上燒方寸木炭畫山水人物臺閣鳥

獸林木曲盡其妙嘗畫凌煙閣功臣瀛州十八學士鬚眉意態衣褶劍履細若絲粟而一一生動或以酒延致之以箸散布其側醉輒自取畫運斤成風藩王督撫藩臬大吏欲邀致之輒逃匿山谷弗見也其箸一束直白金一餅官滇南者遠餽京師用充方物風子醉後或歌或笑或說論語往往有奇解年六十餘卒按盧氏雜記云故德州王使君椅有筆一管約一寸許管兩頭各出半寸以東中間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二句云用鼠牙刻之故崔

郎中鋌有王氏筆管記此其類焉

劉澤清小傳

南渡時東平伯劉澤清者字鶴洲曹州人天啓中戶書郭允厚家奴也後充本州捕盜弓手少無賴爲鄉里所惡徙居曹縣遭離亂從軍積功至總兵官金陵立福王遂爲藩伯開府淮陰其兄忘其名字鳳洲崇禎時亦至總兵官禦敵歿于王事稱名將非澤清比也澤清爲人陰狠慘毒睚眦必報曹縣士大夫罹其禍者甚衆澤清在江淮縣有故居空無人一日諸生十數輩僦飲其宅或拾一錦鞋

于內閣中傳玩之座中有詭者澤清知之使健兒名捕至淮盡殺之中表兄某夙有違言遣人召之中表懼祈哀于澤清之母母爲婉轉申救澤清佯許諾禮待頗厚既辭歸立遣健兒途中拉殺之已而大兵渡淮澤清迎降歸于京師以叛案有連至盧溝橋伏法行路快之不數年子姓無子遺故居爲墟

李母董太夫人傳

太宜人董氏前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李公之繼配予嘗誌公墓今二十餘年矣而太宜人

以壽終年八十有四公子方伯君復屬予傳太宜人事行董世爲德州儒家祖漢佐父元勳皆諸生太宜人年十九歸于李僉事公方爲孝廉鍵戶雒誦不問家人生產饔飧之計一委太宜人遇儉歲脫粟不給一日偶借麥于鄰太宜人手製餅餌進僉事公以其餘及長子淶而自食青麰淶元配宋宜人出也　國初僉事公知故城縣調豐縣兼攝碭山縣事皆以太宜人從而淶亦登順治三年進士第知平陽府之芮城僉事公署碭山也夜歸對食不樂太宜人問之曰今日某甲告監生某謀叛

將興大獄如之何太宜人曰碭人素刁悍喜終訟是或利某財耳宜疾往親驗之事有無立決矣公曰善明日晨往驗無叛狀遂白其誣太宜人性明決能斷大事皆此類僉事公以工部員外郎榷清江三年積羨金數千笑謂太宜人曰以此歸市田廬不復憂饑寒矣太宜人正色曰此絲毫皆公家物何得私也公笑謝謂吾戲嘗汝耳立疏獻之

朝遷郎中擢廣西分巡左江道僉事至岳州以病致其事歸歸而教子方伯濤兄弟太宜人脫簪珥佐脯脩無倦僉事公卒太宜人遂舉家政屬子婦

齋居素服親族宴會皆不與以此終其身康熙乙
卯方伯以第一人領解額明年成進士入翰林三
載授編修太宜人乃就養于京師戊辰方伯由翰
林出知臨江府太宜人就養江西督家人灌畦種
蔬戒方伯絕餽遺爲清白吏方伯受教惟謹又數
以方略禽巨盜曾翁焦定等絕盜源太宜人喜曰
而父在豐碭間嘗介馬掩捕盜渠孺子乃亦辦此
清江縣蠹吏收稅作奸方伯廉得之寘于法太宜
人復喜曰此而父在故城清丁地法也會　上諭
督撫各舉廉吏以次　陞見方伯爲舉首太宜人

遂北歸方伯遷兩浙轉運使未幾　特擢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太宜人率家居不復就養壬午殤發于項方伯聞之請急歸奉　俞旨蓋抵里三日而太宜人病革撫方伯曰汝既歸吾復何憾齊粤相距六千餘里及歸視含襚人以爲慈孝之感非偶然者也彌留之頃内外孫曾而下凡八十餘人皆侍左右人尤以爲難太宜人性勤儉僉事公殁四十年衣惟布素子姓侍側不命之坐不敢坐臧獲輩皆銜恩服教而太宜人未嘗大聲色也生萬曆庚申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正月二十八日初封宜人進封太宜人子三人浹潤皆前卒仲即方伯濤也女子一人適趙玨孫八人孫女八人曾孫十九人曾孫女八人元孫六人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祔于僉事公之墓

舊史氏曰春秋書婦人之賢莫如敬姜戰國婦人之賢則有田稷之母敬姜之教文伯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庀其家事而後即安文伯卒爲魯賢相田母之教稷曰修身潔行不爲苟得廉潔公正遂而無患載之烈女聲施至今觀太宜人之教方伯與其佐僉事公者其亦無愧于二母

也已予故著之于篇使後之論世者知方伯之爲廉吏由母教也

畢母王孺人傳

畢母王孺人者予之從姑母也先太僕忠勤公之曾孫曾叔祖按察柏峰公之孫從祖叅將熙明公之子年十四適淄川太子太保户部尚書白陽畢公長子履禮先生際壯幼賢淑嫻内則當其有家兩家方鼎盛列戟相望而母儉約自將有桓孟之德少保官大農居京師母從姑省視少保公一見賢之戊寅少保薨母相履禮先生治喪内外井井

先生同產兄弟三人析爨後或以浸潤相間者毋折之曰先少保自爲松江理官即以清白聞天下晚官六卿而家無餘財我爲冢婦詎有不悉而以雨露之私疑天地耶壬午先生歿藐孤盛錫甫八齡母一身兼顧復迄于成立厥後盛錫又卒母年六十有八矣撫兩穉孫世溶世治自提抱迄受室推燥就濕恩勤罔替人不知其爲無父之子也太夫人後先生三十六年以壽終母朝夕候寢門供滫瀡柔滑有如旦暮性慈善子孫輩有過委曲誠之終不忍暴其短其御僕婢輩亦然寧已之無衣

而不忍人之寒寧已之無食而不忍人之饑蓋其天性也母雖巾幗尤諳大義當甲申鼎革流賊陷京師郡邑徧設僞官逮鄉士大夫幽之犴狴威以刀鋸名曰比餉太夫人率諸幼哭于少保公之廟母獨曰無憂也賊作如此舉止其能久乎未幾本朝義旗入關賊遂潰散如母言人服其識蓋母于歸八年而少保公薨十二年而履禮先生卒五十五年而盛錫卒凡七十一年而稱未亡人者六十年喪子撫弱孫者又十有七年壽八十四冰霜之操聖善之德内外族黨無間言可謂難矣康熙

辛巳夏士禎取急里居其冬盡急將詣　闕而外

弟盛鉅以所爲行略來乞傳

贊曰春秋紀伯姬之節魯敬姜之賢去人二千載而稱道不衰徒以吾尼父有取焉爾母之節之賢視伯姬敬姜何如而采風者不及名不得上于禮部千百年後將與草木同朽腐詎不悲夫予母之從子也舊嘗備位史官庸敢質言爲傳以補采風之闕失俟史館筆削云爾

居烈婦向氏傳

向氏高郵人向崇德女也許字同州人居某次子

士驥有居軒者大猾也家富於財至不可訾計復竄名鹽漕諸臺使吏籍中軒於某爲族祖相厚善某且死以其婦張二子士驄士驥爲託自是日往來其家久之遂與張通繼而士驄娶於申軒又通之向既于歸軒復謀通之屬張與申爲諭意堅不可自是聞軒至必深避遠隱軒計絀更製麗服一稱簪珥之屬稱是屬申貽之向持之益堅碎其衣投諸地罵不絕口申走報軒於張所軒大恚乃謀以明日匿軒於別室而張與申偕往陽以好語勸譬之復大罵如故乃呼軒出三人共毆之立死至

死罵不絕口未幾其父崇德控於官事下江都縣及揚州府同知皆入居軒之賄且欲以自媚於臺使遂當崇德誣告既數月矣余時爲揚州推官最後屬余讞刑訊軒備得情實三人皆論棄市

論曰昔孟軻氏鄙儀衍爲妾婦而所謂大丈夫者乃在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世之鬚眉男子能蹈道者有幾人哉向氏一十四五弱女子耳而所爲若是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可矣

欒烈婦許氏傳

許氏青州之博興人丁卯舉人州牧女也適同邑貢士欒克昌第四子某性婉孌得舅姑歡欒子未弱冠修士行攻文章夫婦相莊如賓康熙四十二年八月姑患痢亟欒子侍疾衣不解帶者兼旬母病以差而欒子遂病不起十月初九日也夫亡之二日烈婦舉嫁時簪珥衣袽畢送舅姑所曰未亡人無所需此當以佐喪葬之費告其母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且無子雖生奚爲告諸嫂曰新婦不幸不能終事舅姑是在兄與姒矣二十日告歸訣母明日還欒氏二十六日日晡從容理妝竟易服

下自縫紉其衣下及帬袴畢飲滷死時十八日之夜也天方炎酷顏色如生數日不變里甲張廷箕等以處女貞烈聞于官巡撫中丞疏請旌表士積論辟

論曰張氏以弱女子奮刃殺賊不克卒蹈白刃而死其義烈不減麗娥親矣秀姑從容紉衣裳禦強暴潔身遠辱雖死猶生而出于羈貫之歲豈不尤難哉

沈烈女傳

沈氏大姑者本紹興人父達人僑居京師以字同

郡朱謙穆謙穆幼孤母龔氏年十九苦節撫子迄于成立家貧賴其舅某贍廩以給朝夕康熙丁丑之秋始納采沈氏以貧故未能娶也無何謙穆病且篤大姑聞之自誓歸朱脫夫有不諱願奉孀姑終身言已即日命駕歸朱氏居五日謙穆死大姑撫尸一慟而絕康熙戊寅六月二十八日也年甫十九夫婦死不踰日有八十老人蔣玉生者敘述其事傳之而詞不雅馴予因略次之如右

韓氏兩賢婦傳

青城叅政韓公庭芑之孫定州知州逢庥之子曰

澤吉先娶於王繼娶於孫二女子皆有賢行皆宜男而皆不幸夭折以死二女子者其一吾之女孫其一吾之自出也予哭之過時而悲澤吉一日造門泣請爲之合傳且曰得吾翁一言庶幾不與煙草同盡嗚呼語有之悲者不可爲絫欷吾何言哉然澤吉伉儷之重義不可負輒揮涕述其生卒日月而爲之傳以代楚些之辭以抒吾悲且以慰澤吉之意云爾

王氏小字崇姑本吾兄子啓涫第二女生毋畢淄川解元世持之妹吾之自出也女幼失怙恃予令

兒啓汸撫爲已女母王長山太常少卿楨之女也
夫婦艱于嗣雖女也珍愛之過于男女生而端靚
明慧事父母至孝女紅組繡不學而能八歲隨父
母之官文登居九年始歸歸於韓年十八矣事君
舅君姑如其事父母姑伊安人歿事伯姑如其事
姑既析爨自淄川移居青城一年卒始女之病也
予官京師其父官堯山其伯叔往來如蹊更視醫
藥然竟不起生康熙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二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年才二十三有二子子瀠
子洛

孫氏小字倈姑益都相國文定公廷銓曾孫光祿署正寶仍之孫太學生續厚之子也光祿娶吾再從妹續厚又娶吾女姪故兩世皆吾之自出女生而秀惠娟好眉目如畫隨其母來歸寧子兒弟奇愛之常在提抱七歲語言舉止異常兒曾祖母一品夫人宋尤篤愛之曰是兒足娛吾老天性至孝九歲母患疫女侍疾視藥餌調飲食如成人稍長精女紅遇事敏而能斷試以家政一二言輒中肯窾德容言工族鄙交推第一初女孫之歿壻來吾家慮其難繼者子兒啓涑啓汧因為言女甥之賢

爲蹇修而聘焉年十九歸於韓時定州君遠宦灤陽而姑猶在殯歲時伏臘薦洗薦豆湘之奠之慽乎見聞諸姑娣姒歎爲禮宗至於撫前室二子推燥就濕時其衣被食飲疾痛疴癢如身受之旣有二子二女鳲鳩之德均平如一二子亦不知其非所生也嗚呼賢哉歲時遣使展前室本生父母之墓終始無倦前室母王自堯山歸未幾病卒衰絰苫甴如其子女葢其孝友誠出于天性則然及病子洛甫九歲祈禱于神願以身代予兒啓汸方需次於家往哭之慟逾巳女予衰病不能往拊棺顧

不知老淚之沾灑也生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卒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年才二十四有二子子滿子注女二人漁洋老人曰傳必系贊吾傳二女惟記其生卒略述其行事而質言之故序而不贊云

帶經堂集卷八十